

托马斯·哈代诗歌中的音乐性

周凤娇

(湖南大学,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 托马斯·哈代的诗歌中运用了丰富的音乐元素, 这些音乐元素体现在其诗歌形式及诗歌内容上。本文通过对哈代诗歌音乐性的讨论, 挖掘其美学意义及其诗歌体现的达尔文主义思想, 以展示哈代面对残酷世界的另类积极态度, 即只有勇敢接受现实, 努力改变自己才能生存, 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

关键词: 托马斯·哈代 诗歌 音乐性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识码: A

托马斯·哈代在英国文学史占有独特一席, 不仅因其小说创作上的硕果累累, 更因其晚年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不斐。此前国内外对哈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说中。近来, 评论界对哈代诗歌的研究越来越多, 其诗歌以其质朴的内容和卓越的技巧突显哈代作为一名诗人的独特地位。本文讨论哈代诗歌中的音乐性及其所展现的诗人对世界的看法和生活的态度。

一 诗歌形式上的和谐乐章

在诗歌形式上, 哈代诗中的节奏、韵律和重复的使用体现其音乐性。首先, 哈代诗歌中使用多样的节奏。哈代打破同时代所盛行的固定的抑扬格节奏模式, 根据诗歌表达的内容与情感灵活选择丰富多样的节奏模式, 激发、感染读者情绪。哈代名作“声音”便是其灵活运用节奏的代表。此诗主要运用扬抑抑格的节奏模式, 间或与扬抑格进行转换。这两种节奏模式读来犹如人的哭泣声, 或是一重一轻, 一长一短, 或是一重两轻, 一长两短。不甚规律的节奏间, 在读者被打乱的呼吸中, 更能感受到诗中男主人公的丧妻之痛。在这种总体节奏下, 详细分析, 每一节又都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对节奏格的安排有所调整。第一节沉浸在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中时, 节奏是规律且轻盈的; 第二节中, 当意识到眼前一切不过是幻觉时, 杂乱无规律的节奏是主人公内心挣扎的体现; 最后一节, 当主人公接受逝者已已的事实时, 节奏重归规律但却更为缓慢低沉。此处诗人对节奏的处理正是呼应了朱光潜先生对于节奏的理解, 即节奏是自然万物生存的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 (朱光潜 1984: 120)。诗中节奏的轻重变化正呼应了诗歌内容上的转承起伏, 同时, 读者在读诗过程中, 呼吸节奏暗合着诗歌节奏的变化而变化, 让读者更生动地体会到诗中主人公情绪的跌宕。

其次, 哈代诗歌中对韵律的处理, 恰当引起读者同情。诗作“一月的夜晚”描述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诗人选用大量摩擦音, 形象模仿出风雨下摇摆的木门和呼啸的西风。接下来长元音及鼻音的接连使用让读者不自觉降低语调, 陷入诗中描绘的沉郁世界之中。诗作“声音”中大量使用的长元音及鼻音则将人带入低沉阴郁的荒野之中。“离去”一诗中长闭元音和鼻音的双元音大量使用, 读来有如诗中主人公的痛苦低嚎, 当读者发出这些音时, 也将读者带入进主人公的角色, 更能对其痛苦感同身受。

哈代诗作中短句和诗节的重复也极富音乐性。“过去的灵魂”一诗中包含大量短句的重复。根据黑格尔对音乐“时间性”的描述，声音由于其“空间性”特质，要使之发生意义首先要去记忆它，而记忆是一项额外的脑力劳动。短句的重复能够缓解读者记忆的痛苦，同时也因其被大脑所熟悉而更悦耳，也更能加强语句的意义。例如在此诗中，所有被重复词句便能单独重建出诗歌意义。“失去的爱”一诗体现了诗节模式的重复，主要是诗节节奏模式和韵律模式的重复。这种重复加强了诗歌的整体音乐性，也说明了即使重复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唤回曾经的爱人这一无可奈何的现实。使诗歌表达的意义得以加强。

二 诗歌内容谱就的世界乐曲

在诗歌内容上，哈代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声音的描写体现了其音乐性。哈代诗作中来自自然界的音乐丰富多样，同时也是传递讯息的隐喻。“敲打的某物”一诗中，主人公听到窗边单薄却不乏穿透力的敲击玻璃声，产生幻觉，以为是逝去爱人的魂魄所发出，甚至仿佛在窗上看到爱人疲惫的脸，听到爱人的种种埋怨。然而靠近才发现，一切不过是飞蛾在撞击玻璃。柔弱的飞蛾节奏性的拍打声，一声声撞击在主人公的心上，仿佛声声控诉，提醒主人公他的所失和所过。“一月的夜晚”一诗第一节中描绘的颤抖的木门，呼啸的风声和急促的雨点共同奏响了一曲风雨交响乐。这首交响乐的奏响，营造出紧张不安的情绪，暗示不平静的风雨背后是葬礼后亡灵的游荡。“分割”一诗也借助类似的手法，展现出主人公的不安情绪。“夏前与夏后”则对比了夏前与夏后来自自然的两种不同和声。夏前跳动的暖风，摇摆的枝条，有力的风雪，奏响了一曲生气勃勃，热情奔放，充满力量的和声。而夏后鸟儿失声，失去音乐的大自然则变得了无生机，没有活力。两相对比，大自然的音乐是一种活力与生机的象征。“同一首歌”中两只不同的鸟儿唱出的同一首曲调却带来不同意味。曾经一起听曲儿的伙伴已逝，连曾经的那只鸟儿也不觅踪影，而熟悉的曲调却在不断唤起主人公的失落感及无力感。“黑暗中的鸫鸟”则传递了更为积极振奋的曲调。诗歌前三节描述了低迷昏暗中世纪末的世界。彼时，乐弦已断，整个世界陷入死寂。第四节，一只衰老的鸫鸟打破这片死寂，唱出一曲充满激情，欢快无限的黄昏之歌，给沉寂的世界重新带回象征希望的音乐。鸫鸟此处作为一传递音乐的使者暗示，历经十几个世纪的无序统治，人类已失去奏响希望之歌的能力，唯有回归自然，聆听自然的声音，才能重新找回充满和谐乐曲的希望世界。“失明之鸟”一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诗中身处困境的瞎眼老鸟却依然勇敢地唱响热情之歌，带来坚定希望。

哈代笔下，人类社会的音乐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寄托。“民谣歌手”中失意男主人公只有在歌手的曲调中才能暂忘痛苦，治愈疼痛。“失去的爱”一诗中男女主人公未曾对话，却从他们所发出的其他声音中得到丰富的信息。女主人公妄图用过去常奏的老歌来唤回爱人，而她所得到的，只有爱人决绝离去的脚步声，她的屡次尝试最后也以一声无情有力的关门声告终。男主人公用自己绝情的脚步声和关门声作为回应，与女主人公含情脉脉的琴声构成二重唱，传达各自心意。“歌唱的女子”一诗中的女主人公也通过不同时节所吟唱的音乐来传

达物是人非的苦楚和时光流逝的无奈。然而音乐也不尽是传递苦闷的。“老歌”、“希望之歌”两首诗中唱响的音乐则能带来欢愉，是充满希望，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光明。在人类社会中，音乐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治愈心伤的良药，是承载回忆的容器，是传递信息的使者，更能带来希望之光。哈代笔下的主人公们借助诗歌来传达内心情感，缓解痛苦，可以说是他们精神的支撑。

三 音乐性：哈代笔下的生活方式

结合前文对诗歌的分析，从黑格尔的美学思想来进行分析，哈代诗歌音乐性所体现了美学意义。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体现”，也即“美”来自内容与形容的统一（1831）。以“一月的夜晚”“失去的爱”两首诗为例。在诗歌形式及诗歌内容上，皆对这两首诗其音乐性进行过讨论，而其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展现独特美感。“一月的夜晚”韵律上的分析正服务于传递其内容。诗选中大量出现刺耳的摩擦音，低沉的鼻音所带来的沮丧、不安都服务其内容上所要传达的死亡的神秘性和自然的不可抗性。形式和内容上的音乐性都统一于这一主题上，正体现了黑格尔对美的定义。黑格尔也同时提到这种“感性显现”最适宜的表现方式之一便是通过声音的效果，而音乐正是这一表现方式的集中体现，并能加深意义。“失去的爱”一诗在形式上对节奏模式的重复，及这种重复所带来的加深意义效果。这正是黑格尔这一理念的体现。

同时，哈代诗歌流露出了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哈代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科学的发展和达尔文主义的流行给当时人们的世界观带来冲击，哈代也深受其影响，尤其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情有独钟（聂珍钊 2002：93）。“某物在敲打”一诗中，最终发现敲打的并不是他魂牵梦绕已逝的爱人，而不过是只飞蛾，幻想终破灭。现实是残酷的，逝去的爱人不会再回来，强大的自然法规是无法违抗，诗人冷静客观看待生死的态度正是达尔文主义的体现。“一月的夜晚”一诗中，可怖而强大的自然力量在风雨中奏响骇人的交响乐，“夏前与夏后”一诗中，自然借助声音展示它的控制力。同样的思想充分体现在哈代其他诗歌中，如“民谣手”“失去的爱”“唱歌的女人”等，哈代音乐诗歌中对自然的声音及其神秘性的描写，对人类社会的音乐所体现的生存环境的激烈竞争，以及死亡的残酷和人类的无力感，都是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理念的独特体现（达尔文 1911：66，78）。同时，哈代也提出对在达尔文主义的社会，人类生存下去的法则：接受现实，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哈代在“黑暗中的鸫鸟”，“失明之鸟”两诗中，通过两只身陷困境却勇敢接受现实，努力适应环境的鸟儿的高歌，体现了这一法则。

结论

哈代在其诗歌创作中运用了丰富的音乐元素，这在其诗歌形式及诗歌内容中皆有所体现。而通过这些音乐元素的运用，诗人表达了对残酷世界的一种另类的积极态度，即只有勇敢接受现实，努力改变自己才能真正在社会生存并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其诗歌创作所体现的美学思想也是哈代不放弃世界，积极适应的勇敢实践。

参考文献

- [1] Hegel, W. H. Georg. 1831. *Aesthetics: Lectures on Fine Arts*, [OL].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hegel/works/ae/contents.htm> (accessed 20/10/2014).
- [2] 聂珍钊. 2002. 哈代的小说创作与达尔文主义 [J]. 外国文学评论: 91-99.
- [3] 托马斯·哈代, 1990. 梦幻时刻——哈代抒情诗选 [M] 飞白, 吴笛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4] 朱光潜. 1984. 诗论 [M]. 北京: 三联书店.

Musicality in Thomas Hardy's Poetry

ZHOU Fengjiao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Thomas Hardy applies rich musical elements in his poetry, reflected in his poetic form and poetic content.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se musical elements, i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and Darwinism revealed in Hardy's poetry, sharing Hardy's distinctive positive attitude with the cruel world: to accept the reality bravely, and to change oneself to adapt to changes of the society.

Keywords: Thomas Hardy; poetry; musicality